

Chomsky:
Ideas and Ideals

乔姆斯基：
思想与理想 (第二版)

[英] 内尔·史密斯(Neil Smith)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人大版影印文库

CHOMSKY: IDEAS AND IDEALS
Second Edition

乔姆斯基：思想
与理想
(第二版)

[英] 内尔·史密斯 (Neil Smith)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乔姆斯基：思想与理想（第二版）英文 / [英] 史密斯 (Smith, N.) 著. —影印本.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人大版影印文库)
ISBN 978-7-300-09975-0

I. 乔…
II. 史…
III. 乔姆斯基, N-语言哲学-研究-英文
IV. H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9586 号

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人大版影印文库

乔姆斯基：思想与理想（第二版）

Chomsky: Ideas and Ideals (Second Edition)

[英] 内尔·史密斯 (Neil Smith)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 政 编 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 × 235 mm 16开本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印 张	19.75	印 次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318 000	定 价	35.00 元

瞧乔姆斯基这个人——《乔姆斯基：思想与理想》导读

李志岭

引言：书如其名，这本书不是以乔姆斯基具体哪方面的思想为对象，而是以乔姆斯基这个人为直接关注对象，是在介绍这个人的大框架下展开全篇，是以他者的视角来评介乔姆斯基其人。这就保证了作者在处理乔姆斯基各方面思想时不会以偏概全，也不会厚此薄彼。所以，要想了解这位像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罗素一样影响了20世纪思想界的人物，这本书是很好的选择。

古人云：学问之难有三，曰：淹博，精审，识断。又有云：为道不难，唯在拣择，信哉！世上说乔姆斯基的书何止汗牛充栋，能于浩浩书海中选择《乔姆斯基：思想与理想》加以引介出版，人大出版社学人眼光之高明于此可见。

认识一种理论是一回事，而评价此理论则是另一回事。我们这篇导读重在循作者的眼光和视角理解、介绍乔氏语言学、心理学、哲学、政治方面的思想与理想。使读者更容易接近乔姆斯基，也使乔姆斯基从他自己的思想与理想中走向读者。

本书由绪论和主体两部分组成。

在绪论中，作者 Neil Smith 简要介绍乔姆斯基的学术成就和乔氏独特的人格。绪论中 Neil Smith 还谈了关于英雄和英雄对于时代之重要意义的问题。这篇绪论是阅读此书不可略过之处。

乔姆斯基的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包括政治、历史、语言学、文学、哲学、心理学、数学等。乔氏的知识系统博大精深，几乎无所不包。乔姆斯基是非常勤奋的，已出版一百多本专著、几百篇文章和几万封书信。

乔氏的主要成就包括：提出人类只有一种语言——普遍语法；实现了语言学的革命（实际上尤其重要的是，除了对行为主义语言观的革命，还应包括乔姆斯基对自己语言学理论不断的革新）并造成哲学的震动；复活哲理语法的语言内在论，并证明我们的知识是部分地由基因决定的；证明决定我们说话和理解语言能力的是“潜意识性质的知识”；推翻了居主导地位的行为主义心理学，使心智回归到在对人的研究中的所占的突出地位。按 Neil Smith 的说法，乔氏改变了当今世人对人类自己的看

法，并因此获得了与达尔文和笛卡儿比肩的地位。

总的说来，乔姆斯基是一位倾向于有人性关怀的伟大学者、特立独行的思想家和有股狂狷之气的现代隐者。世界应该倾听他，而不是他要倾听世界。一般人，学问做大了，大多很难再保持其率性、自由而不矜持做作，但乔姆斯基做到了。一个人用功于学问太深也难在不麻木呆钝，忘却人间疾苦；同时，大智慧也难在不油滑或愤世，不心如槁木，看破红尘。而在这两方面，乔姆斯基又都做到了。

特别值得敬佩的是，乔氏以上成就是在在他将大部分时间主要用于作为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生涯和政治活动的情况下取得的。

除了作为深奥晦涩、艰深多变的语言学理论之父的乔姆斯基，读此书还可以看见他另外诸多鲜明、生动的人生诸相。

在介绍乔氏成就、加以赞扬的同时，Neil Smith 做到了褒不讳贬，褒不讳评。

阅读此书，宜注意以下两种区分：

一是乔氏的思想与理想之间的区分；二是乔氏作为语言学家的思想与他作为政治活动家的思想的区分。

大致说来，1至3章可说是乔氏语言学思想的历史回顾与择要评介；4、5两章则可以算是乔氏的语言哲学思想与政论家理想的精髓所在。

也可以按上述第二种区分划分全书内容：前4章是关于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第5章是关于政论家乔姆斯基的。

下面分章讨论阅读该书应该把握的要点。

1. 心智的镜子

这一部分介绍乔姆斯基关于语言研究的理想。

关于乔氏的语言学理想，首先要把握其语言学说的性质和目的。按乔氏的理想，语言学应是自然科学（hard science）的一部分，也应当使用严格的类似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时，乔氏所开创和发展的语言学具有心理学性质。具体地说，乔氏语言学研究属于心理学的领域，其目的或目标是通过研究语言理解人的本质属性。这一章是乔氏语言研究与之前的语言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目标上的本质性区别之所在，是正确理解乔氏语言理论的关键，也是避免对乔氏理论误解的必需。

这一章首先阐述乔氏的语言研究思想、研究范式以及如何将语言研

究指向对心智的思考。乔氏语言学的关键性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并且也正是因为这几个特征，才保证了其语言理论的自然科学与心理学属性。

乔姆斯基重新对语言学的科学性做了定义。在乔姆斯基之前，语言学基本上是一种分类性质的研究。这种性质的语言学与林奈的植物学和维多利亚时代的昆虫学类似，其思考范围不超出语言本身，目标是尽量覆盖全部相关领域，即语言这一符号系统本身。乔姆斯基所选择的研究对象不是语言系统本身，而是研究以语言使用者心理表征的方式存在的语法，在此种意义上以语法为研究对象。将语言看做反映心理的镜子，通过研究语言揭示关于心智的秘密。

乔氏语言学研究的是理想的语言使用者个体的语言，而不是一个语言社团、一个国家或一个时期的语言。乔氏名之为 I- 语言 (Internalized language 或内在化语言)。这是乔姆斯基提出的一个特殊概念。I 语言指说一种语言的个体的人所拥有的语言知识。乔氏的语言学就是要研究这种 I 语言，而不是在特定环境下所使用的话语 (这种特定环境下所使用的话语乔氏称之为 E 语言(externalized language)或外表化的语言)。(温宾利, 2002: 1) 所以，语言学是认知心理学的一部分，集中研究正常语言运用中反映出来的核心语言知识，即说 / 听话者以心理状态表征的语法。

值得注意的是，乔姆斯基一方面复活了哲理语法的语言内在论，坚持认为知识是部分地由基因决定的；决定我们说话和理解语言能力的是“潜意识的知识”；推翻了居主导地位的行为主义心理学，使心智回归到在对人的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科学语言学属于具有经验科学性质的科学，很像物理学；语言研究的结果像预言，这样的预言能够在语言经验中加以验证。

像其他种类的自然科学一样，科学的语言学要求将研究对象理想化。譬如，伽利略研究物体降落的规律时就忽略了风的阻力和摩擦力的影响。同样，所有科学研究都需要排除那些虽然真实但与所研究的问题无关的因素，但也要注意，既要防止因过度理想化而将重要的研究材料排除在外，又要保证通过材料的理想化处理而达到最有成效的研究结果。

科学的语言学也像其他科学（如物理学和生物学）研究一样，要求与常识区分开来，或要求正确对待常识。

乔氏提出语言知识的模块化假说。人是复杂的。人有其内在结构，

而心智是人的内在结构的一部分。心智本身同样具有模块性。心智不同的模块专司不同的任务或功能。就语言而言，自两千年前人们就认识到，语言能力会因大脑不同部分的受损而受到削弱。但直到19世纪中期人们才发现语言的“脑侧化”，即语言能力主要存在于大脑左侧，而大脑右侧则专门负责视觉-空间能力。但问题又有复杂的另一面，譬如，右脑虽主要负责处理视觉-空间信息，但这种能力本身又涉及左右脑的相互作用，如识别面孔时，右脑集中处理全息模式方面的信息，左脑主要关注具体特征。同理，不同的语言能力分布于大脑不同的部分。在此基础上，乔氏主张在研究语言时将语言作为可以分解而又相互独立的不同模块构成的系统来看待。这些模块相对集中在大脑不同的部分。但就模块论本身而言，Fodor的模块说与乔氏的模块说有所不同。

将乔氏的语言模块说与前面的理想化的主张以及乔氏关于常识的看法联系起来看，语言模块说与前两种主张具有自然的逻辑联系。关于语言的模块性，乔氏还提出语言能力与智力的“双向可分离性（double dissociation）”。“双向可分离性（double dissociation）”实际上是对语言模块性的进一步说明，即语言能力与智力是一种相互独立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乔氏与皮亚杰的观点有所不同。

乔氏的语言学习说有别于常识关于学习的看法。他声称，科学的学习说不但应有别于常识之论，而且二者也不应该相同。乔氏的理论基础，即语言的模块性能力是在基因和环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说法不涉及传统的学习概念。这样一种观念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将研究的焦点指向了一种有机体。乔氏又指出，语言的大多数基本的方面都具有普遍性。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会一种人类特有的相同的语言。

与这一论点相关的是乔氏关于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的区分。乔姆斯基对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做了区分。乔氏认为语言能力不同于并独立于语言运用。在运用知识的能力消失的情况下，知识仍可得以存续（在这本书中能力与知识区别不大）。（参见宁春岩，2001）现代生成语言学从语言运用中经理想化得出其研究对象，而将语言运用留给语用学、心理学、医学和一系列其他学科研究。如前所述，现代生成语言学的这一理想化研究对象就是语法，即生成句子的规则系统。

要理解语言运用和语言是如何被习得的，就必须抽象出一个认知的系统加以专门的、独立的研究。这是一个知识和信仰的系统，是一个人在童年时很早就习得的系统。该系统与其他许多因素相互作用，并共同

决定人的可观察到的行为。乔氏提出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这一术语来指称这种系统。乔氏认为，懂得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拥有以心理形式表征的语法，而语法由一套规则组成。这些规则决定语言使用者个体的语言能力。基于这样的理念，乔氏提出的语言研究范式为：

语言学家首先要确立构成语法的规则系统，然后对这些规则作形式化描写，并保证这些规则能够解释构成语言的全部的复杂性。这些规则不是学校所教授的关于语言使用的具体的规定，而是对一个人懂得一种语言时所知道的知识的概括。

乔氏的语言研究重视语言集体对基于语言知识的言语行为的判断和个人的内省，即研究者可以观察他人的言语行为或提供研究者自己的直觉。乔氏强调，这种直觉既非放弃科学的严谨，也不具任何神秘色彩，而是判断。

乔氏的语言研究对语言运用、句子切分和语用学问题提出了专门的思考。要进行语言研究，在区分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之后，还有必要明确二者是如何相互作用的。特别要考虑的是，在对语言现象的观察进行解释时二者责任的分工如何。当一个人的语言使用发生错误时，并不总是能一目了然地看出错误是由于说话者有不同的语法（此即属于语言能力问题），还是由于言语行为问题（即由于粗心所致）。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在说和听之间，我们的I语言是中性的，即说一个句子和听这个句子时所运用的语言知识是一样的。但是，知识虽然一样，两个过程中对这一知识的运用却不同。生成话语和感知话语时所运用的处理过程不同。对话语的理解有一部分涉及对所听到的词语进行确认的装置，这一装置称作切分器（parser）。这一装置负责确认词语及其之间的关系。乔氏指出，传统的观点认为，切分器是基于语法规则之上的。但经过过去20年的研究之后，普遍的原则取代了具体的规则，不同语言的切分器也许是一样的。在本书第3章又专门对乔氏关于切分器的理论做了介绍。

这一部分还专门讨论了语用学问题（即语境在话语理解中的作用）、E语言与言语行为的区别以及I语言与语言能力的区别。在乔氏的语言学理论中，语言技能（language faculty）的组成部分包括I语言（不太正式的说法即能力）和一系列言语行为系统，包括切分器。

像其他有机体一样，人类的复杂性也是进化的作用，其结果是基因对人类某些复杂属性的决定作用。譬如，人类基因决定人能长出胳膊，而不是翅膀。乔氏更为著名的观点之一是，没有理由认为基因对人的心

智系统的决定作用与其对人的物质性系统（如肢体等）的决定作用有任何不同。具体而言，乔氏认为人的语言知识一部分是先天和内在的，一部分是学到的。乔氏对语言研究的贡献之一是突出了语言知识中判断句子正误的能力，并在普遍理论的基础上对这种判断进行了解释。Neil Smith 指出，有两点需要加以强调：

第一，对这类进行判断的本能进行解释不同于将语言看做一套真实的或可能的话语的任何语言观。第二，对语言能力提供理论解释的推论是，语言事实反映人类语言的普遍属性，因而在每一语言中都应能发现具有可比性的语言事实。

乔氏区分了自然语言与思维的语言。关于语言的作用，有两种明显的答案：交际与思维。Neil Smith 在第 4 章讨论交际问题。在该章中，Neil Smith 先集中讨论了思维的语言与自然语言的异同。在 Neil Smith 看来，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涉及这样一些问题：思维媒介是语言呢，还是某种类似意象的系统，抑或是二者的结合？若其媒介是语言，这种语言是自然语言呢，还是一种不同的语言？若思维的语言是一种与自然语言不同的语言，那么自然语言与思维的语言之间关系如何呢？Neil Smith 认为这是一些争论不休、很难达成一致见解的问题。但是，对以上问题有些人的观点与乔氏的观点是非常相符的。乔氏对此问题的回答是：语言是心智的镜子，而不是心智的模式。即思维的语言不同于自然语言——自然语言中所用的手段有些是思维的语言中所没有的；思维的语言中也有一些不见于自然语言的手段。而且，如果说思维有一定结构的话，似乎可以说句子的结构与思维的结构相似。

2. 语言学基础

这一章介绍乔氏的语言学理论，并说明其理论的合理性或对语言能力现实的解释力。这种合理性与解释力证明了乔氏思想与理想的正确性。用 Neil Smith 的话说就是，乔氏关于语言与哲学和心理学相关性的理论的说服力正来自这些理论的语言学基础。

乔氏认为，通过研究自然语言的属性，有希望对人类智力的特征有所了解。乔氏语言研究的成就使人对他的其他观点也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例如，乔氏关于语言的内在性和先天论与理性主义的观点在关键意义上就是基于乔氏语言研究的可信性之上的。

本章将乔氏语言研究的成就作为乔氏思想与哲学著作的基础进行介

绍。这也是上一章与本章的逻辑关系所在。

乔氏所主张的理性主义在乔氏的学术前辈笛卡儿那里得到了最好的表述：在知识的获得中理智先于感知，知识的很大部分具有内在性和先天性。而乔氏为语言知识的若干方面的内在性与先天性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好的证明。这些也是对笛卡儿先天论的最好证明。

本书作者 Neil Smith 透辟地点明了乔氏学术涉及的三个领域（哲学、语言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乔氏的哲学是基于其语法理论之上的，而他的政治思想则不然。Neil Smith 指出，乔氏本人被引入语言学部分地是因为对其师 Zellig Harris 的政治观点的兴趣与同情（乔氏的老师是 Zellig Harris；Zellig Harris 的老师是布龙菲尔德）。

这一章名为《语言学基础》。这意味着乔氏将语言（语法）的模块性作为语言的心理基础的模块性的证明。这一章的命名对理解该书整体非常重要。这说明 Neil Smith 是从心理学为主的视角来观察乔氏语言学的理论。这符合乔氏本人的思想。因为，乔氏认为，语言研究在对人类本质的研究中始终处于中心地位。（Chomsky, 2006: 58）生成语法所研究的是人类智力属性的本质。（Chomsky, 2006: 24）所以，乔氏语言学是心理学中一个专门研究人类心智中与语言相关方面的分支。（Chomsky, 2006: 25）

语言的内在性对语言知识具有决定性，前者决定后者。这一思想来源于笛卡儿理性主义的在知识的获得中理智先于感知，并且知识在很大部分上具有内在性的学说。乔氏哲学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其句法学思想之上的。（Smith, 2004: 46）

乔氏语言学研究的内容是语言知识以及人们如何获得和使用这种知识。语言学是通过建构语法来研究语言的。所以，语法理论首先应当是关于语言知识的假说。其次，语法也是关于我们是如何获得这种知识和使用这种知识的假说。乔氏主张，人的语法知识不是孤立的一块，而是可以分为不同的部分：词汇知识和关于组词成句的规则的知识。

在乔氏语言学传统中，词汇部分的地位和重要性经历了比较大的变化。最初的生成语法对词汇注意极少。到 20 世纪末，词汇在乔氏语言学中获得了中心地位，甚至被描述为不同语言间变化的所在。换言之，除了词汇的差异，世上只有一种人类语言。（Smith, 2004: 47）

乔氏对词汇的看法大体如下：类似于词典，包括一种语言所有的词（即词汇项目：词、套语（cliche）、构形词缀）。但心理词典与一般的词

典有些关键的不同之处：心理词典包括一些传统的词典中没有的信息，而缺少传统的词典中包含的一些信息。乔氏的语言知识另外还包括关于语言结构的知识和不同结构间关系的知识。

对理解乔氏生成语言学而言，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语法描写的层面。乔氏提出了不同的描写层面（深层与表层结构）以表征对句子的不同的概括。转换的地位和重要性则在于它起到连接深层与表层的作用，并使语法能够描写对句子不同层面的概括。

语言学研究中常面临一对难以解决的矛盾：描写与解释。这一矛盾常被表述为解释的充分性优先于描写的充分性的原则。生成语言学一再试图减少必需的描写手段的数目和分量。但这种简化不能以牺牲分析句子的能力为代价，也不能引出语言习得的新问题。生成语法解决此矛盾的办法是一方面提出了普遍原则理论；另一方面是通过析出或分解出不同规则中的共性部分。一旦不同规则的共同性析取成功，这些规则就可以被简化为一个单独的概括。这两个方面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乔氏理想的语法的简洁性、解释力和描写力。

乔氏语言学几十年的发展中始终强调描写的经济、简洁，重视避免信息的冗余。这是乔氏语言学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自然科学研究中继承来的风格。从某种意义上说，乔氏语言学的每一次革命都是朝这一目标的又一次接近，直至其最简方案的提出。这对于理解乔氏语言学及其总的发展方向是非常重要的。乔氏本人也把最简方案看做句法理论接近“最完美系统”的产物和标志：它是对语音与语义联系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

3. 心理学真实性

乔氏认为，某种理论的心理学真实性实即该理论与现实相符。

此章开篇关系重大，是整个一章的入门，更是把握、理解乔氏心理学理论和乔氏关于理论之真实性问题的主张之捷径。Neil Smith 指出，说为了解释一系列事实而假定的语法在心理学意义上是真实的，即是说这一语法是正确的。这当然不是说语言学家关于最终的真理具有什么特权。相反，当说一种语法是正确的，就相当于说一种物理或化学理论是正确的，其含义是这是迄今所提出的最好的理论，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未被驳倒。换言之，对 I 语言理论真实性的断言不是简单的另外一个断言，而是表明所讨论的不是形式系统，而是人与其心智的属性。人的心智系

统的属性决定了这样的事实，即非常少的刺激就能导致很丰富的感知。在语言和视觉感知系统中一样，少量的输入就能引发大量的知识。

语言学中的心理学真实性之说并不复杂，但它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其中最为迫切的问题是要回答内化的语法知识起到了什么样的动因作用，这种知识是如何与我们理解力的其他方面整合在一起的。

作为该章之铺垫，Neil Smith 首先介绍了科学的研究的一般要求（即要关心客观的、可观察到的现象），这种观点对心理学的影响，以及作为证据的直觉在心理学研究中的作用。

乔姆斯基的理论兼顾对致因性与可观察性的考虑，对二者采取辩证统一的立场。对致因性的关注意味着，其理论也跟所有的理论一样，寻求对所研究的问题提出解释。最终，一方面解释本身要涉及因果关系诱发结果以及因果相成的机制；另一方面，理论上作出的解释还要统一现有知识的诸方面。可观察性问题意味着要处理好因果关系机制与可观察到的现象之间的关系，即：尽管导致各种现象的原因并非总是显然可见的，科学家却应尽量客观，并以可观察到的现象为基础证明自己的理论。

对心理学研究的可观察性问题，行为主义心理学与乔氏的心智主义心理学观点不同。行为主义心理学不承认心理事件具有致因作用，因为这一流派对心理事件的定义是它们是无法加以观察的。而乔氏的心智主义则将注意力适当集中于大脑中“内置的结构”。这种“内置的结构”不但使第一语言的学习得以实现，而且是所有语言认知能力的基础。从原则上讲，这种内置的结构也提供了解释人类语言知识的基础。对语言能力的解释有一种错误的认识，即似乎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心理学的，一种是语言学的，各属于这种或那种学科。事实上，无论心理学的或语言学的解释都可以使用语言学或心理学性质的证据。两种性质的证据都有效，但是语言学性质的证据一般比心理学性质的证据更深也更复杂。如果一种理论所做的心理学性质的断言是真实的，则该理论在心理学意义上就是正确的。这就意味着，该理论具有心理学性质的真实性。

须特别注意的是，乔氏的贡献之一是他再一次强调了这样一种观点（尤其是对哲学圈的人）：外行人的社会学与政治学的语言观不适合于建构理论的领域。对于理论建构来说更富有成果的领域是将语言视为个体的知识的心理学概念。并且乔氏把显示与解释母语使用者的语言知识看做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乔氏重视母语者的直觉在语言研究中的作用。他将母语者的语言直

觉看做最简单也最容易获得的语言研究证据。一部分心理学家和传统的语言学家反对这种观点。他们认为，科学的客观性排除直觉，因为直觉具有不可靠性。但乔氏认为，这种反对是基于一种误解之上的。反对者混淆了母语者关于自己语言的句子正确与否的直觉与判断何为最好的科学叙述的分析性直觉。

然后，Neil Smith 集中评介乔氏关于心理学与生成语言学共同关心和感兴趣的领域的理论观点，包括语言的加工处理问题、语言习得问题以及病理学原因所导致的语言能力丧失问题。

语言加工涉及的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复杂性的引申论；

语法与切分器问题；

切分问题；

简洁性问题。

语言习得问题（或柏拉图问题）主要涉及：

教与学的问题；

学习与成长问题；

参数的设定；

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

语言能力的成熟化问题。

在本章最后，Neil Smith 介绍了乔氏语言研究与病理学中的若干问题的联系，以及联通主义存在的问题。

Neil Smith 认为，乔氏的研究说明，我们头脑中存在一个语法，而且构成这一语法的规则具有“心理真实性”。乔姆斯基及其追随者五十年来以自己的研究所捍卫的有关理论假设不但为纯语言模式的研究提供了原则性的解释，也为心理学研究的三个主要领域的研究结果提供了说明，即语言加工、语言习得和语言病理学研究。

4. 哲学现实主义：其目标与争议

乔氏关于科学的研究的宏观的方法论思想可概括为：

尽最大可能建构各种理论，把所能提出的最好的理论所假定的一切看做“真实的”（因为除此之外实际上没有其他有关的“真实”的概念），并且致力于寻求与关于这个世界的其他研究的统一。

语言在我们的生活的诸多方面居于中心地位，包括知识、社会与文化方面。所以，语言学提供的任何真知灼见理应受到依赖于对语言的理解的各研究领域的欢迎。这样的领域涵盖了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文学、对个体语言的研究、人类学等众多学科。在（许多）语言学家的眼中，乔氏语言学说是令人信服的。但是，人们确实对乔姆斯基语言学有过怀疑、敌视甚至反对的态度。对乔氏语言学理论抵制最多的领域是哲学。Neil Smith 在本章中考察乔氏的哲学承诺与其语言学理论的整体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并解释争议与误解的根据。阅读这一章，关键是要把握一点：乔氏的主张与目标是有争议的；而争议却又反过来反映了乔氏主张的意义和重要性。

乔姆斯基强烈主张唯实主义、自然主义与心智主义。这三条不同的线集中于他对 I 语言，而不是对 E 语言的内在主义关注中。相应的，这些承诺对以下诸多问题具有一定范围的影响，如心智-身体问题、内在观念理论、关于“私人语言”的论争、指称问题、知识的本质问题，还有科学哲学中的简化和统一问题。

乔氏思想中的第一条线是其对唯实主义的坚持，即他所提出的理论中的建构和实体研究是世界真实的特征。这一点决定了这样一个事实：乔氏研究的特点是他的真实是范畴意义上的真实。乔氏的真实主义与工具主义形成对照。

关于乔氏的自然主义主张，首先需了解的一点是，乔氏并不相信，人的主要方面能够以自然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但有一个例外，在语言研究方面自然科学的研究已有了很大的进步。而这种成功是基于将语言学看做经验性学科，像地质学、生物学、细菌学等“特殊科学”一样。相应地，语言学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的。但乔氏的语言学自然主义受到了长期的攻击，其中最著名的攻击者是著名哲学家奎因。

主张心智主义，并作为一个心智主义者，乔姆斯基试图在自然科学的框架内理解人类心智的运作。乔姆斯基语言学的核心是 I 语言这一概念。乔氏用这一概念替代了他早期著作中“语法”这一词的一种用法。“语法”过去的用法既可以指头脑中所拥有的知识，也可以指语言学家关于人头脑中语法知识的理论。引入了 I 语言这一概念，语法仍指语言学家的理论，而 I 语言则专指语言学家的理论研究的对象。I 语言概念的提出与对这一对象的研究在实践上保证了乔氏的心智主义理想与承诺。也保证了其研究方向的内在性（internal）。

乔氏的语言学一直招致哲学上的猛烈攻击。他的理念与传统观念存在很大矛盾。这些矛盾涉及人类语言的本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以及语言与语言社团和个体的关系。同时，他又在通过语言学捍卫一些关于先天性和人类本质的一些已被认为是要么已消亡、要么已无可捍卫的立场。总体说来，乔氏理论的分支又具有丰富、多样、整合严密和精微的特点，但乔氏在这诸方面的观点又与其他对这些问题有所思考的人的固有见解互不相容，于是便产生若干争议。这些争议主要包括：

1. 第一个也是最具根本性的争议是关于如何理解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的问题；
2. 语言研究是数学分支还是心理学的一个方面；
3. 语言的首要作用是思维还是交际；
4. 语言研究最重要的是关注个体的心智还是大众的语言建构；
5. 语义与语用的关系；
6. 语言与言语社团群众中个体的关系；
7. 意向性问题；
8. 关于指称问题、语言的先天性、对先天性解释的反对等。

5. 语言与自由

乔姆斯基认为，科学的研究的意义就在于能够发现证据、理由和理性，并将它们应用到其他领域。使人服从的压力总是很大的。要在行动上与大多数人反其道而行是需要勇气的。乔姆斯基在各领域的著作可以说都是毫不屈服地拒绝随同大众的。一本关于他的访谈文集被直接命名为 *Chronicles of Dissent* (《异议录》，1992)；另一本他的政治生涯传记则被命名为 *A Life of Dissent* (《异议的人生》，1997)。他所坚持的异议不是固执、简单的拒绝接受，而总是伴随对其他选择的捍卫：在语言学中，他提倡、捍卫科学的创造；在政治中，他坚持无政府主义的人性；在两者中他都以解释为核心。用他的话说就是，“科学分析的任务就是发现事实并对它们加以解释” (Smith, 2004: 176)。

本章主题是考察乔氏的科学研究与他的政治激进主义之间的联系：他对理性的执着，他拒绝接受事物表面价值的态度，他对自己看做正确的事物的热情的捍卫，以及他对相关的不同选择的冷静的分析。

乔氏的异议涉及诸方面的常识，包括不同的人说的是同一种语言；语言的历时思考；儿童第一语言的获得是通过向父母和同伴学习实现

的；语言的社会制约性及其交际作用；民主与各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相比所具有的优越性；美国所实行的自由市场经济；自由选举；媒体对政府与国家制度所持的建设性批评态度等。

乔姆斯基坚持认为，关于以上诸方面看似“显然的”肯定性看法都是错误的。同时，乔氏针对以上他认为错误的看法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对以上各种常识性看法的反对是出于他对科学和政治分析必须坚持理性的认识，也同样出于对任何不能满足这种理性标准的立场的激烈的不赞成态度。乔氏并非拒绝接受一切普遍接受的观点，而是主张，在科研和政治中，都要认真对待和甄别常识，以决定何时对常识性观点加以保留并使之更为严谨，何时采取放弃的态度。并且，乔氏的观点是，科学很少不加改造地采用常识性认识。这些观点是他在科研和政治思想中（包括语言学研究）都一贯坚持的共同思路。具体说就是：理性、解释和对常识的正确态度，即对常识的甄别对待和对保守的正统的坚决反对。

尽管乔姆斯基本人反复表示其语言学与政治研究之间关系甚微，二者之间还是有一些共同的思路值得注意。譬如，其政论著作中经常涉及对政府和媒体的语言运用的分析。更重要的是，他在语言和政治中看到一种类似的倾向，这种倾向是由一种普遍的人之本性决定的。乔氏称这种本性为“深层的、实质性的、摆脱外在的任意性束缚与控制的自由的需求”（Smith, 2004: 179）。乔氏对自由的呼吁在他的政治激进主义思想中是最为洪亮的，而他曾批评的 Skinner 的行为主义语言观则主张通过观察和操作说话者的物理环境来预见和控制其语言行为。可见乔氏的政治思想与他的语言观是何等的一致。

乔氏强调理性。他声称，自己还未听说过有坚持非理性的论争。他认为，“我们只有理性，”并且他尽量“有意识地避免不理性的信仰”。(Smith, 2004: 179)但是乔氏认为有三种学者总是忽视或拒绝接受理性。第一种用情绪化的修辞替代了论争，乔氏的诽谤者即属此类；第二种利用读者的容易上当受骗而“沉溺于自己的虚伪之中”，并借此逃避检查；第三种忽视理性的人物是一些像 Michel Foucault 和 Richard Rorty 这样的哲学家。他们认为，理性是不可能的。当然，理性也有其限度。譬如，对绝对怀疑主义而言，理性无法给出最终的答案。但这仅仅是说科学家应放弃对必然性的断言，而不是说应放弃所从事事业的理性。其他不能仅靠理性就能充分解释人的全部经验的领域包括人类情感。

在模块性这方面，乔氏之模块性主要是指人的心智中心部分的模块性。乔氏还重点讨论了语言的可延展性、可塑性与其创造性。

乔氏指出，语言领域的创新与其他领域的创新有联系。乔氏将自由看做人的本质属性，并且人因为有独特的心智而具有在一定限度内完善自我的能力。人在自我完善中所面对的限度也是其内在属性所决定的。（Smith, 2004: 185）

乔姆斯基自称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这个词在这里的含义是指一种与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中最优秀部分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而不是指无法无天和混乱的状态。乔姆斯基正是前一种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乔氏思想与法国18世纪的百科全书派思想家之间有明显的密切关系。百科全书派思想家对传统的制度与意识形态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们认为真理是可以自明的。给人民提供事实，他们就能自动接受真理。道德与理性是相脱离的，所以乔氏并不认为说服的过程如此简单、直接。然而，乔姆斯基的政论手段与法国的百科全书派是相同的，即提供真理是建立良好社会的前提条件。乔氏政治激进主义的希望是与科学研究相关的理性最终将可以被概括为学术史和政治科学一类的学科。

为维持真理，乔姆斯基对美国政府进行了大量批评。四十年来，乔氏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谎言、欺骗、非人道与对人类的屠杀方面。乔氏批评的手段是揭露官方媒体报道与政府行为之间的不一致。乔氏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主要涉及美国对以下地区和国家的政策：东南亚（特别是越南）、中南美洲、以色列与中东等。

乔氏指出，“9·11”恐怖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发动的“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也是恐怖和暴行。而且，“9·11”事件之后美国发动的所谓反恐战争与1985年以反恐名义发动的战争本质上是一样的。重要的是，发动两次“反恐”战争时使用了“相同的修辞手段”，即：反恐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所在。“9·11”事件之后的反恐战争的新变化不在于规模，而在于选择了无辜的人们作为牺牲者。乔氏尖锐地指出，所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做法都是一样的，即他们都采用双重标准。而作为一个美国公民，乔氏觉得有责任揭穿它们的谎言。乔氏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以色列在南黎巴嫩的暴行，英国在印度的暴行，美国对朝鲜、尼加拉瓜等无数国家的进攻都是一样的暴行。受害的是被殖民者，暴行在远离“文明”中心的地方发生。这些侵略（包括美国发